

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

高尔基著



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

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



〔苏〕高尔基著

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

苍松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М. Горький
ДЕЛО АРТАМОНОВЫХ

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идцати
томах,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
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, Москва,
1962年版译出

《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》选收本世纪世界
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，暂定二百种。通
过这些作品，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
化、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
和发展。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
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，并分别负责编
辑出版工作。

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

(苏)高尔基 著

苍 松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0.75 插页 5 字数 241,000

1983 年 6 月第 1 版 198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,001—1,000 册

ISBN 7-5327-0059-3/I·026

定价：4.55 元

献给罗曼·罗兰，

人，

诗人。

—

农奴解放两年后，变容节^①那天，在蒂奇卡教区的尼古拉教堂的教民们正在望弥撒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“外来人”——他穿过拥挤的人群，无礼地推开他们，在德廖莫夫小城里那些最受崇拜的圣像前面插上了几支粗大的蜡烛。这是个身强力壮，留着一部卷成一个个小圈儿、已经十分斑白的大胡子的男子，有一头浓密、微黑、象顶帽子似的茨冈人的鬈发，鼻子很大，一双略带淡蓝色的灰眼睛从两条隆起的浓眉下面放肆无礼地望着，人们发觉他把两条胳膊垂下来的时候，他的两只大手掌都碰到了膝盖。

他打那些知名人士中间挤过去，走到十字架跟前，这格外引起他们的不快。当弥撒结束时，德廖莫夫的那些最著名的人士都到教堂门前的台阶上站定了，交换着对那个外来人的看法。有些人说他是个性口贩子，另一些人说他是个村长，可是小城的市长叶甫谢伊·拜马科夫，一个身体不好但心地善良、性格温和的人，却轻轻地咳嗽着，说：

“很可能是个家仆、雇用的猎人，或是管地主老爷娱乐的脚色。”

可是呢绒商波米亚洛夫，绰号叫光棍蟑螂，手忙脚乱的好色

之徒，一个爱说刻薄话、满脸麻子、面目可憎的人，却不怀好意地说：

“你们可看见了，他的两条胳膊多么长？瞧他走路的神气，仿佛所有教堂的钟楼都是为他而打钟的。”

这个肩膀宽阔、鼻子很大的人步子坚定地顺着街走去，象走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样；他穿着质料优良、腰部打裉的蓝色呢外衣，脚登一双上等多脂软革靴，两手插入了口袋里，两个胳膊肘紧贴着腰。委托烤圣饼女人叶尔丹斯卡娅去详细地打听这是个什么人后，市民们都散去了，在教堂的钟声伴随下回家去吃大馅饼，他们受了波米亚洛夫的邀请，还要到他那儿马林丛里去喝晚茶呢。

饭后，其他德廖莫夫人也都看见了，在河那边，在那称做“牛舌”的沙角上，在拉特斯基公爵们的土地上有个谁都不知道的人，这个人在河柳丛里走，迈开匀调、宽大的步子量着沙角，一只手掌在眼睛上搭了个凉棚，眺望着城市，眺望着奥卡河，眺望着它那弯弯曲曲纵横交错的支流，眺望着那沼泽般的瓦塔拉克沙小河。住在德廖莫夫的都是些谨慎小心的人，他们里面谁都不敢向他喊叫，问他是什么人，在干什么？但他们还是打发岗警马什卡·斯图帕，城里的一个小丑和酒鬼去打听；斯图帕不知害臊地当着众人的面，也不避妇女，脱去了公家发的裤子，可是头上仍然戴着那顶揉皱了的高筒军帽，涉过了淤泥很厚的瓦塔拉克沙小河，挺起了他那酒鬼的肚子，迈着滑稽可笑的鹅步，走到了那个外来人跟前，为了显示他的勇气，故意大声地问：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① 即基督登山变容节，俄历八月六日。

斯图帕没有听清楚这个外来人回答他的话，但他马上回到了自己人那儿，说：

“他问我：你怎么如此不成体统？他那双小眼睛露出凶光，象个强盗。”

那天晚上，在波米亚洛夫的马林丛里，烤圣饼女人叶尔丹斯卡娅，一个甲状腺肿大的人，著名的占卦者，同时又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，瞪着一双可怕的眼睛向那些最优秀的人们报告说：

“他名叫伊利亚，姓阿尔塔莫诺夫，他说为了自己的事业，要在这儿定居，至于什么事业，我没有打听。他是从沃尔戈罗德顺着大路坐车来的，他三点钟——三点一刻就顺原路回去了。”

关于这个人的来历，也没有打听到特殊的情况，这是令人不快的，仿佛有个什么人深夜敲敲窗子，就不见了，默然无言地警告大祸即将临头。

三星期过去了，市民们头脑里的印象几乎已经淡薄了，忽然这个阿尔塔莫诺夫带着三个孩子一径来找拜马科夫，象斧斫似地说：

“你瞧，叶甫谢伊·米特里奇，四个新居民来受你贤明的管辖了。请你帮帮忙，让我在你的治下建立起美好的生活。”

他说得头头是道，而且话很简洁，什么他是拉特斯基公爵家的前农奴，是从他们的拉季河上库尔斯克附近的世袭领地来的；当过乔治公爵的管家，解放农奴后，他离开了他，得到了一笔优厚的赏金，决定自己办事业；开设一家亚麻布织造厂。他是个丧了妻子的人，长子叫彼得，次子是个驼子，叫尼基塔，三子叫奥廖什卡，本是外甥，但被他伊利亚收养为义子了。

“我们的农民很少种亚麻，”拜马科夫考虑再三，说。

“我们会使他们多种的。”

阿尔塔莫诺夫的嗓音沉厚、刺耳，他说话象在敲大鼓，可是拜马科夫一辈子在地上走路谨慎小心，说话轻声轻气，仿佛生怕弄醒一个可怕的人似的。他眨巴着一双忧郁的、淡紫色的、温柔的眼睛，望着木然站在门口的阿尔塔莫诺夫的孩子；他们的模样不大相同：长子象父亲，胸膛宽阔，眉毛连生，眼睛小得象熊眼；尼基塔长着一对少女般的眼睛，又大又蓝，蓝得象他身上的衬衫；阿列克谢长着一头卷发，一个脸色红润的美男子，皮肤白皙，他愉快地、直勾勾地望着。

“送一个去当兵？”拜马科夫问。

“不，我自己需要孩子；我有免役证。”

阿尔塔莫诺夫向孩子们挥了一下手，吩咐道：

“你们都出去。”

当他们按年龄依次悄悄地走出去的时候，他把一只沉重的手掌按在拜马科夫的膝上，说：

“叶甫谢伊·米特里奇，我顺便来向你说媒：把你的闺女嫁给我的大儿子吧。”

拜马科夫甚至吃了一惊，从长凳上霍地欠起身子，挥起两手来了。

“你怎么啦，上帝保佑你！我们初次见面，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，可你——嗨！我只有一个闺女，她出嫁还早哩，你也没有见过她，不知道她是个怎样的姑娘……你怎么啦？”

可是阿尔塔莫诺夫从那部髭曲的大胡子里微露笑意，说：

“至于我是什么人，你去问问县警察局长就知道了，他受过我的公爵相当多的恩惠，公爵曾经给他写过信，请他在各方面多

多帮助我。你不会听到坏话的，瞧，那些圣像——可以保证。我知道你的闺女，我曾经悄悄地到这儿，到你的城里来过四次，我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打听到了。我的大儿子也到这儿来过，他见过你的闺女——请放心吧！”

拜马科夫觉得仿佛有头熊突然向他猛扑过来，他请求客人：

“你要等一下……”

“时间不长——我可以等，不过等很久——等一年可不行。”
这个性格坚毅的人口气严峻地说，朝窗外院子里喊叫道：

“你们都来吧，向主人鞠躬。”

等到他们告别走了，拜马科夫惊慌地瞧瞧那些圣像，划了三次十字，低声说：

“上帝保佑我们！这是些什么人啊？但愿平安无事。”

他拄着拐杖，拖着脚步慢慢地往花园走去，妻子和女儿正在那儿一棵菩提树下做果子酱。那高大而又漂亮的妻子问：

“站在院子里的那些小伙子是什么人，米特里奇？”

“不知道。娜塔莉娅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到小贮藏室里拿糖去了。”

“拿糖去了，”拜马科夫愁眉不展地重复了一遍，就在一个草土墩上坐了下来。“糖。不，人们说得对：解放农奴会给人带来许多麻烦的。”

妻子打量了他一下，惶惶不安地问：

“你——怎么啦？又不舒服吗？”

“我心里烦闷。我认为，这个人是要接替我的位置的。”

妻子安慰起他来了：

“得了吧！现在有不少人从乡下到城里来了。”

“问题就在于他们都来了。我暂且不对你说什么，让我想一

043636

想……”

过了五昼夜，拜马科夫卧床不起了。又过了十二昼夜，他就一命呜呼了，他的死在阿尔塔莫诺夫和他的孩子们身上投下了一片更浓重的阴影。在市长患病期间，阿尔塔莫诺夫曾两次来探望他，他们俩单独地谈了很久，可是第二次拜马科夫叫来了妻子，疲乏地把两手按在胸口，说：

“你跟她谈谈吧，看来，我不能管尘世的事了。让我休息休息吧。”

“咱们出去一会儿，乌里扬娜·伊凡诺夫娜，”阿尔塔莫诺夫吩咐道，没有回头看女主人有没有跟他走，就从屋子里走出去了。

“去吧，乌里扬娜，很可能——这是命运，”市长看见妻子犹豫不决，不肯跟客人走，就轻声地劝她。她是个聪明的女人，具有坚强的性格，从不轻举妄动，然而这会儿不知怎的结果却是这样，一小时后她回到了丈夫跟前，把那又长又美丽的睫毛一动，抖落了泪水，说：

“嗯，米特里奇，看来，真的是命运，给女儿祝福吧。”

晚上她把穿得很华丽的女儿拉到了丈夫床跟前，阿尔塔莫诺夫推了一下儿子，小伙子 and 姑娘就彼此不看一眼，拉着手，双膝跪下，低下了头，而拜马科夫气喘吁吁，把那张古老的、慈爱的、饰有珍珠的圣像盖在他们的头上。

“为了圣父和圣子……上帝啊，赐恩惠于我的独生女儿吧！”

他对阿尔塔莫诺夫口气严峻地说：

“记住，我把我的女儿托付给你，你要对上帝负责！”

阿尔塔莫诺夫向他鞠了个躬，用一只手触了一下地板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他对未来的儿媳妇没说一句温存体贴的话，几乎不看她和儿子，朝门口点头示意。

“你们走吧。”

等到两个受过祝福的人走了，他就在病人的床上坐了下来，口气坚决地说：

“你放心吧，一切都会很顺利的。我为我的公爵服务了三十七年，没有受过责罚，可是人不是上帝，不会发慈悲的，因此很难讨好他。亲家母乌里扬娜，你不会后悔的，你往后就是我的孩子们的妈妈，我会叫他们尊敬你的。”

拜马科夫听着，默默地望着屋角里的那些圣像，哭了。乌里扬娜也呜呜咽咽哭起来了，可是这个人却遗憾地说：

“哎哟，叶甫谢伊·米特里奇，你离去得太早了，你不爱护自己。我多么需要你呀，非常需要啊！”

他用一只手在胡子上沙沙地横捋了一下，大声地叹了口气。

“我知道你的情况：你为人正直，十分聪慧，咱们一起再过五年，会把事情做得很好的，——噤——上帝的意志！”

乌里扬娜悲戚地叫道：

“你为什么象只乌鸦呱呱叫，你为什么吓唬我们？也许，还会……”

可是阿尔塔莫诺夫霍地站了起来，向拜马科夫深深地鞠了个躬，就象向死人鞠躬一样。

“谢谢你的信任。再见，我得到奥卡河上去，载着货物的平底货船已经驶抵那儿了。”

等到他一走，拜马科娃就愤慨地呼号起来。

“乡下佬，对儿子的未婚妻没有说过一句温存体贴的话！”

丈夫阻止她：

“别发牢骚，别让我不安。”

他沉吟了一下后，又说：

“你可要忍着他：这个人很可能比我们这儿的人好。”

全城的人和五个教堂的全体僧侣都来为拜马科夫送殡。阿尔塔莫诺夫一家人跟随着死者的妻子和女儿在棺材后面走；这使市民们都感到不快；驼子尼基塔在自己人的后面走，听到人群中间有些人在埋怨：

“没人知道是个什么人，可是他一下子就爬上首要的地位。”

波米亚洛夫溜着一双橡实色的圆圆的眼睛，低声说：

“叶甫谢伊，这个死人，还有乌里扬娜——都是谨慎小心的人，他们都不会轻举妄动的，可见，这里面一定有奥秘，可见，这只鸢用什么东西引诱了他们，要不然，他们会跟他攀亲戚吗？”

“是——呀，一件可疑的事。”

“我也说——是可疑的。大概是些假币。可是拜马科夫以前好象是个正人君子，啊？”

尼基塔听着，搭拉着脑袋，弓着驼背，仿佛等待着挨揍似的。一个刮风的日子，风在人群后面吹拂，几百只脚扬起的尘埃象一片烟云似地跟随着人们飞扬，那些不戴帽子的脑袋上搽过油的头发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尘。有个人说：

“你瞧，阿尔塔莫诺夫身上蒙上了我们的灰尘——变成灰色了，茨冈人……”

安葬了丈夫后第十天，乌里扬娜·拜马科娃带着女儿上修道院去了，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了阿尔塔莫诺夫。他和孩子们仿佛被卷入了旋风似的，他们从早到晚在众人眼前闪现，匆匆地走过所有街道，急急忙忙地朝教堂划十字；父亲大声嚷嚷，发疯似的，长子脸色阴郁，沉默寡言，显然是胆小或者怕难为情，那个美

男子奥廖什卡——对小伙子们凶狠好斗，看见少女们却放肆地丢眼色，可是太阳一出来，尼基塔就背负着自己那尖尖的驼峰到河那边的“牛舌”上去了，木匠们和泥水匠们都象白嘴鸦般地从各处跑到“牛舌”上来了，在那儿建造着一座长长的、砖砌的工人宿舍，又在这座宿舍旁边，在奥卡河附近，用十二俄寸厚的木材盖起一座两层楼的大房子，——一座和监狱相似的房子。每天晚上，德廖莫夫的居民们都聚集在瓦塔拉克沙小河岸畔，噍着南瓜子和葵花子，听着鼾声般的、刺耳的锯木声、刨子的沙沙声和利斧沉重的砍木声，嘲笑地想起了没有建成的通天塔^①，可是波米亚洛夫却用安慰的口吻预言这些外来人会带来各种灾祸。

“春潮会淹没这些丑陋的建筑物的。也可能发生火灾：木匠们都抽烟叶，而到处都是刨花。”

害肺病的瓦西里神甫随声附和他说：

“他们在沙土上造房子。”

“他们招来工人们——就会发生酗酒、盗窃和淫乱。”

魁梧、长满脂肪、浑身肥胖的磨坊主兼小饭馆老板鲁卡·巴爾斯基用哑哑的低音安慰说：

“人多些——吃饭容易些。不要紧，让人们工作吧。”

尼基塔·阿尔塔莫诺夫非常惹市民们发笑；他把一大片正方形土地上的河柳丛砍倒，连根拔了起来，整天价挖掘瓦塔拉克沙小河里那肥厚的淤泥，切割沼地里的泥炭，他把驼背朝天抬起，用独轮手车运泥炭，把它们一堆堆、黑压压地堆置在沙地上。

“他想搞个菜园，”市民们猜测道。“真是个傻瓜！难道往沙土里施肥吗？”

^① 指《圣经》里没有建成的通天塔。

太阳落山时，阿尔塔莫诺夫一家人，父亲在前头，鱼贯地涉水过河，他们的影子投在那略带绿色的河水上，这当儿波米亚洛夫指指说：

“你们瞧，你们瞧，这个驼子投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子呀！”

大家都看见了，第三个走着的尼基塔的影子颤栗得异常厉害，仿佛比他的兄弟们的长影子更沉重。有一次，下了一阵大雨后，河水暴涨了，驼子被水草给绊住了，或者是失足掉入了泥坑里，淹没在水里了。岸上所有目睹者都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，只有奥尔古什卡·奥尔洛娃，酒鬼钟表匠的十三岁女儿伤心地叫起来：

“啊呀，啊呀——他会淹死的！”

她的后脑勺挨了一下揍。

“别瞎嚷嚷。”

阿列克谢走在最后面，就潜入了水里，一把抓住了哥哥，让他站稳了脚跟，当他们俩浑身湿淋淋，沾满了淤泥，上岸的时候，阿列克谢一径向居民们走去，因此他们都给他让路，有个人害怕地说：

“你瞧，活象一头小野兽……”

“他们不喜欢我们，”彼得说；父亲边走边向他的脸投了一瞥。

“给我时间——他们会喜欢的。”

他又骂尼基塔了：

“你呀，丑八怪！瞧瞧你的脚下，别惹人发笑。我们活着可不是惹人发笑的，傻子！”

阿尔塔莫诺夫一家人自管自过着日子，跟谁都不相识，一个胖老婆子替他们管理家务，她全身着黑，头上扎了一块黑头巾，

头巾的结儿都象一个个尖角突出着，她话很少，说话嘟嘟囔囔，叫人听不懂，仿佛她不是俄罗斯人，从她嘴里休想探听出阿尔塔莫诺夫家的情况。

“他们冒充修士，这些强盗……”

有人打听确实了：父亲和长子常常搭着车到郊外各村庄去，怂恿农民们种亚麻。在一次这样的旅行中，几个逃兵袭击了伊利亚·阿尔塔莫诺夫，他用系在鞅皮带上的短锤，两俄磅重的砧码打死了其中的一个，又打破了另一个的脑袋，第三个逃跑了。为此，县警察局长夸奖了阿尔塔莫诺夫，可是贫穷的伊利因斯基教区的一个年轻神甫却因他杀人而惩罚了他，叫他在教堂里做四十天夜祷告。

秋天的傍晚，尼基塔常常给父亲和兄弟们念圣者传、教堂神甫的训诫，可是父亲常常打断他：

“这是深奥的道理，不是我们的智慧所能理解的。我们都是干粗活的工人，我们不应该想这个，我们生在世上是干普通事情的。已故的尤里公爵读过七千本书，这些书都深印在他的头脑里，连上帝也不相信了。他周游世界，受到了各国国王的召见，——一个著名的人物！可他建造了一个呢绒厂，却不顺利。不管他想干什么，都一事无成。因此他一辈子吃农民种的粮食过日子。”

他说话时把每个字眼都说得很清楚，一边谛听着自己所说的话，一边沉思起来，然后又教训孩子们一番：

“你们的生活会很艰苦的，你们自己必须成为自己的法律和保障。从前我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，而是按照人家的吩咐过日子的。我知道：不应该这样做，可是我无法改正，事业不是我的，是老爷的。我不但害怕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，连想也不敢想，就

怕把自己的智慧错当老爷的智慧。你听见没有，彼得？”

“我听见。”

“这才对啦。你要明白。人活着，可是世上仿佛没有他这个人似的。当然罗，责任是少些了，不是你自己在走路，有人支配着你。不担负责任过日子是较为轻松的——可是没有多大意思了。”

有时他说上一两个小时，老是问孩子：听见没有？他坐在炉灶上，耷拉着两腿，用手指梳理着胡子的圈儿，从容不迫地字斟句酌。那又大又清洁的厨房里暖和而且暗沉沉的，暴风雪在窗外呼啸，轻柔地抚摩着窗玻璃，或者是冰霜在那蓝色的凛冽寒气中咔嚓作响。彼得坐在桌旁，面前点着一支脂油蜡烛，把一些帐单翻弄得窸窣作响，轻轻地拨着算盘珠，阿列克谢帮着他，尼基塔手巧地用树条编着篮子。

“沙皇，我们的皇上，给了我们自由。这点是必须懂得的：为什么要给我们自由？不会无缘无故地把羊从羊棚里放出来的，而这会儿是全体百姓，几百万百姓获得了解放。这就是说，皇上明白了——从贵族地主们那儿取不到什么，他们自己都荡尽了。乔治公爵还在解放农奴前就猜到了，对我说过：不自由的劳动是无益的。信任我们是为了自由劳动。现在当兵的也不会再抗二十五年枪了，走吧，干活去！现在每个人都应当大显身手，表现一下自己干什么合适。贵族阶级——已经到了末日，现在你们自己就是贵族，听见吗？”

乌里扬娜·拜马科娃在修道院里差不多住了三个月，等到她回家，第二天阿尔塔莫诺夫就问她：

“快办婚事了吧？”

她光火了，两眼闪出了怒火。

“你说什么，你可要好好地想想！她爹去世还不满半年……而你……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罪过……”

阿尔塔莫诺夫厉声阻止她：

“亲家母，我看不出这有什么罪过。老爷们干的事比这更坏呢，可是上帝容许。我有需要，彼得需要一个女主人。”

接着他问，她有多少钱？她回答道：

“给女儿五百卢布，多一个子儿不给。”

“你会多给的，”这个大个子男子汉满有把握地、冷淡地说，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她。他们面对面地坐在桌旁，阿尔塔莫诺夫把两个臂肘支在桌上，并把两手的指头都伸入了那浓密的胡子里，那个女人双眉紧锁，提心吊胆地正襟危坐着。她早已过了三十岁，但她还显得相当年轻，她那丰满绯红的脸庞上一双略带灰色的聪慧的眼睛严峻地闪烁着。阿尔塔莫诺夫站了起来，挺直了身子。

“乌里扬娜·伊凡诺夫娜，你是个美人儿。”

“你还要说什么？”她愤怒地、嘲笑地问。

“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了。”

他不乐意地走了，沉重地拖着脚步，可是拜马科娃瞧着他的背影，两眼顺便在冰一般的镜子上溜过，恼怒地低声说：

“留胡子的魔鬼，他要干什么？……”

她觉得这个人对自己是危险的，就上楼找女儿去了，可是娜塔莉娅不在楼上；朝窗外瞥了一眼，她看见女儿站在院子大门口，彼得跟她并排地站在一起。拜马科娃赶紧跑下楼去，在台阶上站住，喊道：

“娜塔莉娅，回家来！”

彼得向她鞠了个躬。

“好小伙子，母亲不在身边跟一个姑娘谈话，这不合规矩，以后不许这样！”

“她是我正式订过婚的未婚妻，”彼得提醒她。

“都一样；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风俗习惯，”拜马科娃说，可是她问自己：

“我干吗发火？他们年轻，为什么不可以相亲相爱。多么不好。好象我妒忌女儿。”

在屋子里她猛揪女儿的辫子，还是不许她跟未婚夫单独地谈话。

“虽然他对你极好，但还是要防一着——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”她口气严峻地说。

她心里觉得一阵模糊的不安；过了几天，她上叶尔丹斯卡娅那儿去占卜未来，城里所有妇女，都到那个甲状腺肿大、胖得象口钟似的女巫医那儿去诉说自己的过错、惧怕和伤心的事。

“这没有什么可占卜的，”叶尔丹斯卡娅说，“亲爱的，我对你直说吧：这个人你可要拉住不放。我不是白长着一双眼睛的，——我知道人，对他们我都是了如指掌的，就象熟悉自己手中的牌一样。你瞧，他多么走运，他的一切事情都象滚球一样顺利，我们的人只好对他妒忌得垂涎三尺。不，亲爱的，你别害怕他，他不是象狐狸那样，而是象熊那样过日子的。”

“问题就在于象熊那样过日子，”寡妇同意了，她叹了口气，对占卜女人说：

“我害怕；从头一次他来给我的女儿提亲的时候起，我就害怕了。突然间，仿佛从乌云层里掉下来了个谁也不知道的人，要跟我们攀亲戚。难道有这样的事情吗？我记得，他侃侃而谈，可我望着他那双厚颜无耻的小眼睛，对他的一切话尽回答：‘是，’